

寒安安·著

坏小子的酷故事

如果我站在你面前
我爱上了你
但是我不告诉你
你能够猜中我的爱属于你吗
猜不出
我就走了

向下走 向上飞

向下走 向上飞

真心奉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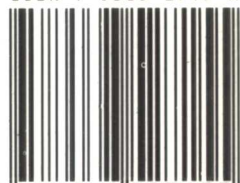
超级心理测试

继《星月神话》之后，网络写手寒安独立推出最新力作《向下走，向上飞》，这是一个有关成长、光阴的故事。

某大学影视编导系的帅哥张谷幽默、豪爽、大方，因有一对特异功能的耳朵常常闹出爆料，让人喷饭不止。眼看着关天羽、任雪玉、葛冰、赵玲玲一干好友出双入对，张谷羡慕的不得了，于是乎众好友鼎力相助……

语言绝对幽默、麻辣鲜香，故事超级好看。

ISBN 7-5385-2715-X



9 787538 527155 >

ISBN 7-5385-2715-X/G · 1853

定价：66.00元/套（16.50

向下走 向上飞

XIANGSHANGZOUXIANGXIAFEI

寒安安 /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下走向上飞 / 寒安安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系列. 第二辑)

ISBN 7-5385-2715-X

I. 向...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1899 号

责任编辑 李 严

封面绘图 毕泰玮

内文绘图 王 贺 李成杰

装帧设计 艾德设计·张 帆

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第二辑

向下走向上飞

寒安安 著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购书电话 0431—5640624

印 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2715-X/G·1853

定 价 16.50 元 (全四册 66.00 元)

CONTENTS

目 录

- 006 我叫做张谷
- 031 晃悠悠
- 061 拍电影
- 089 莫名其妙的旅行
- 121 美丽的天使
- 159 多情的夏天
- 206 原来只是一场梦





坏小子的酷故事……

我叫做张谷

wojiaozuozhanggu



在认识郑天羽之前，我一直都认为我是最牛 B 的人，至少大家也都这样认为的。我经常做出一些让大家抓狂的事情，而这些都是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能做出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楼下的两条小狗在那儿叫，而在我的耳朵里听到的却是它们清晰的谈话，那只二楼女人家的狗对三楼老太太家的狗说：“你家的那个老太太真是麻烦，老和我家主人过不去，三天两头吵。”

那三楼的狗说：“你家那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成天穿着个睡衣叉着个腿站在阳台上和我家主人吵，整个一个泼妇加荡妇。”

说着说着，应该说它们叫着叫着就撕咬到了一起，打成了一团，为了各自的主人。我想，真是有情有意的狗啊！我



猛然又想，我居然能听懂狗的说话，我能听得懂动物说话。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懂得它们的话，但是我真的就懂得了。我看见天空中盘旋的鸽子，很急躁的样子，我听见那个肥硕的灰色鸽子对后面两只白色的鸽子说：“快点回去吧，马上就要下雨了。”其实它们只是在咕咕的叫唤，至少别人的耳朵中听到的只是普通的鸽子叫唤，但是我却清晰的而且很肯定的它们在说话，和我们说话一样。那个肥硕的灰鸽子是成熟的女人声音，而白鸽子则是稚嫩的童声。

我忽然觉得我很伟大，比会十几国外语还要伟大。

当一个有满口流利英语的人走到我面前和我炫耀英语的时候，我可以不屑地说：“你能听得懂路边那只花猫对那只白猫说什么吗？”

那人摇头。我说：“那花猫说它的主人生了个男孩。”

那人骂我，“你有病吧？懂猫语？我还说那白猫说你是一神经病呢！”

没有人相信我，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真的能听得懂动物们说话，我可以从它们的口中了解到一些事情。生活在这城市中的动物们也喜欢家长里短，一群完全成为了家养动物的动物们。

我听到那灰鸽子说要下雨，赶忙去收衣服。老妈说：“你小子有问题啊，天那么好，你把衣服收回来干吗？还没有晒干呢！”

“我听鸽子说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脑子坏了吧？鸽子对你说天要下雨了？这天连乌云都没有，下什么雨？鸽子说了，暂时不下雨。”

我知道老妈不相信我，因为她一直在笑骂着我。



当我收完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雷声大作，刚刚还晴朗的天顿时乌云密布，哗啦啦的下起雨来。老妈呆呆地站在那儿，良久才喃喃的说，“真的下雨了？”

我嘿嘿一笑说：“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听鸽子说的。”



说了那么多，差点忘记自我介绍，我叫做张谷。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谷子，谷子，五谷杂粮，很农民的感觉。但我老爸却认为这名字很好听，因为他取的，有谁会嫌弃自己的作品恶心的？小的时候他抱着我说：“小谷啊，你看看爸爸多疼你，为你取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张谷，我的名字，我叫做张谷。

老爸老妈都是极其平凡的工人，在厂子里做着繁琐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很快乐，因为我们一家子很幸福。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也不会穷得无法开锅。粗茶淡饭，百姓生活。我爱老爸，爱老妈，只是偶尔会埋怨我老爸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张谷。我总觉得它很难听。

从小我就是个奇怪的孩子，在老爸老妈的眼里是，在老师们的眼里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也是。

我发现我能听得懂动物说话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是听到楼下两只狗吵架的时候，还有那肥硕的鸽子。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老妈一直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就像所有巧合一样，那么纯粹，只是一个巧合。就像一个孕妇可以一次生十个宝宝一样，只是巧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依旧记得那年夏天的体育课，我和吴泡打了一架，为

了一只蚂蚁的话，我们狠狠的打了一架，很激烈的那种。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作激烈的运动的人一定都很傻B。我和吴泡在一棵很大的松树下坐着，那肥硕的树阴在吴泡的大肥屁股下也变的狭窄了。所以我一般不喜欢和吴泡坐在一起，总觉得很吃亏。赵玲玲走过来的时候白了我们几眼，我知道她是因为没有了树阴，而这最后一片树阴也被吴泡的大屁股占据，不留一点空间给她坐。这女人只好悻悻地坐在了篮球架下，那骄阳下的篮球架。赵玲玲托着腮帮，看着那群傻B打篮球，一副可怜状，一如往常一样。

我们班的女生们把赵玲玲视作公敌。这女人实在是不讨人喜欢，应该说这女人实在让人讨厌。她会在某个女生和某个男生靠近讲几句悄悄话的时候跑到老师办公室说东说西；会在某个男生和某个男生吵架或者打架的时候跑到老师办公室告状；会在某个女生抄某个男生或者某个女生作业的时候，某个男生抄某个女生或某个男生作业的时候跑到老师办公室告状。而这速度快得无法形容，我们很多次试图拦住她，可是都没有成功，因为那女人的速度实在太牛B。直到很多年后，我学到了光速，得知光的速度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的速度该怎么形容，哦，敢情她的速度和光速差不多呢！

我之所以喊赵玲玲女人而不喊她女孩，是因为她发育得很早。在五年级的时候，女孩们的胸脯都还平坦坦的时候，赵玲玲的胸部已经有明显的突起了，像两个馒头似的，清晰的可以看见那突突的两个玩意。直到小学毕业，我们都管那叫做馒头。

赵玲玲不仅发育的早，而且也具备了市井女人的潜力，





喜欢嚼舌头，告屁状。所以我喊她女人。在我的眼里，无论是身体或者是她的日常行为都已经靠近了一个女人。这里要强调一下，是那种很无聊低级的女人。

其实男生们并不是那么的讨厌赵玲玲。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起她，说起她的胸部，那两个馒头似的東西，然后发出一阵阵邪恶的笑声。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很邪恶。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对赵玲玲的那两个馒头特别感兴趣。于是兄弟们也和我一起对那两个馒头感起了兴趣。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欢讨论那两个馒头，边说边笑。那笑声绝对没有半点纯真与可爱，完全是邪恶，或者可以说是有点流氓。

我很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对赵玲玲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覺。那仅仅是一种感觉，和排泄的时候舒服的感觉一样。只是一种感觉。

而此刻赵玲玲坐在骄阳下的篮球架下，时不时的往我们这送白眼。

吴泡看着赵玲玲傻傻地笑，眼神在赵玲玲的身体上游移，但是我看到他的眼睛大多数时候是停留在赵玲玲的那两个馒头上的。

我拿着一个大的夸张的芭蕉叶在使劲地扇。妈的，这天气真热。

我记得我三年级的时候就会说脏话了，其实我真的不想说这些难听的话，但是老爸总是会在看球赛的时候，义愤填膺的骂那些国足，妈的，一群傻B。于是我学会了这些词语，若干时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是脏话。但是我却觉得这话挺好听的，至少内心不爽的时候，大声的说这些词语，一切都会

WORLD JIAOZUOZHANGGU
我叫做张谷





很爽的。所以我一直都认为，我这辈子都无法高雅了。妈的。

我忽然听到一阵声音，是一个妇女的声音。我环顾了下操场，也没有看到一个妇女样子的人。女生们在一旁唧唧喳喳的说话，尖尖的，脆脆的，绝对不会是妇女的声音。

我在努力地找，发现了吴泡的脚旁有一只很大的蚂蚁，黑黝黝的，光亮光亮的，它挥舞着触须，显得很激动的样子。

我轻轻地靠了过去，听到了它在说话。这声音就是来自于它，这只雌性蚂蚁，或者说女蚂蚁，妇女蚂蚁。

它在大声地说：“这胖子真色，盯着人家小姑娘的奶子看。”

我先是极为惊讶，我想这蚂蚁真是够直接的，居然这么暴露的说话。我们从来没有直接的把赵玲玲那胸脯上的玩意称为奶子，我们一直很含蓄的说那是两个馒头。可见我们还是比较有文化的，有修养的。

然后我大笑不止，对着吴泡说，“你这胖子，真色，盯着人家赵玲玲的奶子看。”

吴泡红着脸，有些生气地说：“张谷你说什么呢？”

“我听那蚂蚁说的。”我指了指他脚边的那只大蚂蚁说。

“张谷，你小子有病吧？我还听那蚂蚁说你摸过人赵玲玲的奶子呢。”他声音有些高，我知道他生气了。我也生气了，虽然我对赵玲玲的那两个馒头感兴趣，但我却绝对没有流氓到去摸过。我给了吴泡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他回了我一拳，然后我们就扭打在了一起。他一拳我一拳，直到体育老师和那帮在烈日下打篮球的傻B跑过来拉架，我们才彼此罢手。

我感到疼痛了。很奇怪，刚才打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疼的感觉，只是觉得要狠狠地揍那小子。原来打架是不疼的，

不打了才会疼。

我们都变得鼻青脸肿的，像个熊猫似的，没有博得老师的同情，还被训了一通。我擦了擦鼻血，想去找那蚂蚁，把它踩死用来解恨的时候，发现它不在了。或许在我们打架的时候它就不在了。这狡猾的女蚂蚁。

赵玲玲站在篮球架那看着我们笑。我讨厌那笑脸。也第一次的对她的那两个馒头产生了厌恶。



若干岁月以后，我仍旧记得那件往事，赵玲玲和吴泡，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们。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和吴泡失去了联系，据说他和家人搬去了外国。我暗想，这小子去了外国一定很爽，据说外国女人的奶子都很大，这要比看赵玲玲的快乐得多。

高考前夕，收到了吴泡给我寄的明信片。很漂亮的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铁塔。我知道那是巴黎最著名的铁塔，可惜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名字。我真的是对不起巴黎啊，对不起那座铁塔，对不起这张明信片，对不起吴泡。明信片的背面是吴泡写的一些文字，回忆了小学生活，说了点他现在的生活，还祝我快乐，云云。

我有点后悔当初和吴泡打架了，为了赵玲玲的奶子，为了那只女蚂蚁的话。真是不应该啊。但是却无法挽回了。五年级的时候，我，张谷和一个胖子，吴泡打了一架。无法改变，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赵玲玲一直和我是同学，初中的时候我们又在了一个班，





她不再那么突出了，胸脯不再那么突出了。初中时候的女生大多发育了，赵玲玲在女生们之间变得平凡了下去。大家的胸脯都是一样的，你不比谁大多少。她也不再那么的喜欢告状了，因为她没有时间，一上初中她就谈了一场恋爱。恋爱中的女人傻了许多，也变了许多，她变得温柔体贴了。其实她一直都没有泼辣过，只是爱告状，所以她当初给我们的印象是，坏，贱。

可是现在完全不同了，她和很多女生成了朋友，还成了不少男生的追求对象。我真的是不敢想象，现在的赵玲玲，就是小学的那个胸大，爱告状，没有朋友，是男生的研究对象，坐在骄阳下的篮球架下让人讨厌的姑娘吗？

我相信了一句话，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的，这是一句哲学语言，高中的时候学到的。现在终于把它运用到了实际上。人也是会变化的，是在变化发展的。

所有人都是这样。包括我。



有必要说一下，我的耳朵出奇的特别。首先能听得懂动物们说话。但是对于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别人相信的，因为动物们无法给我作证，不可能帮我告诉那群人，我真的听得懂他们说话。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在把动物们的话说给别人听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成神经病。为此我没少和人家打架，常常鼻青脸肿的。我有时也在想我不是有病吗，非要把我能听懂动物们说话告诉他们，非要自找没趣，还要为了一口气去打架。但是我却没觉得委屈过，这一口气啊，还真的挺重

要的。

除了能听得懂动物们的语言，我觉得我这耳朵还特别的好使，能听得见很小很小的声音，而且相隔很远的距离，我还能模糊的听见隔着一堵墙壁那端的声音。我常常为我有这样的耳朵自豪。对于我听力的超常，大家是深信不疑的。我很得意，为我这不同寻常的耳朵。

小学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人为这对耳朵折服了，他们拿手拨弄我的耳朵，研究了半天，吴泡发出一声感叹，“都长得一样，怎么你的耳朵就那么牛，听力就那么好呢？”

是的，我用这对耳朵听到了无数的秘密，我真的是不想听到的，就像我不想听懂动物们说话一样。可我却有了这奇异的功能，我只能说这是无奈的，就像被一妓女强奸，完事后还要问我要钱。委屈啊！



现在把时光再倒回到我高二的时候，之所以不再去回忆小学和初中，我总觉得那个时候嫩得慌，没什么可值得去回忆的。小屁孩子的破事，现在想起来只能说是可笑。

高中的时候，我很不幸，很不幸的来到了一所校风极差的学校读书，这看上去也是非自愿的。是的，我中考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这学校的存在。当时我填报志愿，填得满满的都是好学校，我满以为能考上这其中的一所。可是中考发挥得很烂，志愿里的学校，无一所能上。后来只得来了这所校风很差，老师教的很垃圾的破学校读书，还交了1万赞助费。操，这都什么事？我在老爸面前发泄我的不满，说了这学校





多么多么不好，还要交那一万赞助费，简直是黑，真的是黑，比他妈的黑哨还要黑。

老爸并没有赞成我的说法，而是很响亮地给了我一巴掌，我那白嫩的小脸啊，顿时就有了五道暗红的手指印。

我吃惊地看着他，不为别的，暗地里佩服老爸，整个是一武林高手，内功超凡啊！当然这只是那个时候我幼稚而荒诞的想法，现在想起那巴掌，我只有委屈和恨。疼啊，那巴掌真的是很疼。我很奇怪，我怎么会若干年后回想那段往事的时候才觉得那巴掌是疼的，而且是很剧烈的那种疼痛。五道清晰的，暗红的手指印，那是多么的壮观啊，多么壮观的一种疼痛啊！

“张谷，我告诉你，你别他妈的再废话，考的不好还有理了？破学校？你现在有学校要就不错了。你给我老实点，在那好好学习，高考再考成这样，我揍死你！”

老爸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高，很有气势，我立刻想到的是唐山大地震时候的那种气势，多么壮观，多么惊人，多么惨烈啊！我知道老爸是很难过的，为了我的不争气。其实考成这样我也不想，谁会想让自己考砸呢？我只能说这是中考失误，我模拟考的时候都拿了很高的分数，我平时的学习一直不错。这样看来过程并不是很重要的了，中考和高考看中的只是一结果，那最后的分数。原谅我引导你们犯错，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制度有毛病！

老妈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有些心疼地说：“疼吗？”

我摇了摇头。我知道她心疼的不是我，而是那1万块钱，这可是100张100啊，看上去没什么，捆在一起也只有一点。但是请大家把这1万想象成是1分的硬币组成的，那也

是相当壮观的，至少我到这么大了也都没看到过 100 万个 1 分硬币聚在一起，成为一个 1 万。

我有点同情老妈。我真的难以想象她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带着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去追悼那逝去的 1 万块，那可是一大堆 1 分钱硬币组成的啊！

中考的失利，我很不幸的来到这学校，我开始觉得这老天真是不公平。赵玲玲那女人平时成绩都没有我好，她居然考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只有羡慕她的份。妈的，这女人。

可三年后，我从这学校毕业，也就是前几天拿到南师大广播影视编导系的通知书的时候，我觉得这老天还是公平的。只是，妈的，赵玲玲也考上了这个专业。

我想，这女人难道这一辈子都要和我有点关系？

小学和初中我们是同学关系；高中的时候我把她视作仇人，毫无道理的，把她当做了仇人，这仅仅是因为她考上了一所好的高中；即将大学，我们即将继续做同学。

我把她当作了我命里的女人，不过她和我永远不会是情侣关系。她之所以存在在我的命里，是因为她像牛皮糖一样，粘住了我，挥之不去。

有些事情吧，自己是无法做主的，就好比我能听懂动物们说话，有超级的听力，和赵玲玲那所谓的缘分，这都是注定的。而我们只有被迫着接受。



我是那种可以随遇而安的人，在这所高中，我很快的就融了进来，和新的同学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